



10021

答禱鼎鄉書

天下人所禱最傷心事有踰於盜發先人之墓者哉乃不謂
賢伯仲竟身罹其痛也豈獨賢伯仲痛之凡屬鄉黨姻婭之
末未有不泫然流涕撫膺慨嘆者嗟乎事已至此更復何言
唯當被髮入山脩省悔過而已異日以憂勤德業之勞爲發
憤補愆之舉是所望於仁人孝子隱忍韜藏徐觀時執而圖
其成也郭汾陽昔曾遇此數語引咎朝廷安之豈非前哲之
遠慮深思而後世處憂患者之龜鑑耶願勿汲汲然計報復
曰奪山人文集 卷下 答禱書 一

於旦夕也堪輿爲學問中第一與義君子謂其理居象緯之
先非靜心養氣者不能察災祲非博極羣書者不能攷正變
非多歷江河究南北支壠之性情者不能擴心胸非步窮舊
墳詳興敗剝復之數者不能定從違故精其術者號地仙其
地之上吉者曰人品次功業次文章次壽考次戶口最下則
富貴爵祿耳今天下人違違置人品功業文章不論而爭求
之富貴爵祿之餘遂謂地必擇其大者夫不務真而務大則
且擇之滄海之腹泰山之峯俯羣嶽朝百川而後云地耶其

不與俱滅者亦少矣此所謂虛張其說以惑主人之志而利其金者也沛中鄧主簿江西人祖傳地理偽官信到急避淮上去矣奈何

田李山人文集

卷下

答肅書

二

勞山募緣疏

乙酉避亂淮陰客有以浮海勸予者予不識海上路山川深
渺莫可窮訪故未敢決計羽士呂真奎自言幼居勞山山幽
甚內多異境服氣辟穀家往往棲焉張文成從赤松子游或
者疑其假託夫君子志行願適肥遯養年自是智者先幾卽
不然効魯仲連義不帝秦蹈東海而死亦挫廉遜名者之極
思也又何必志行願適而後遠引乎羽士苦修十年旣募靈
官像祀淮城更欲募三茅君像載歸勞山倘亦彼之所謂志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勞山疏

一

行願適從游赤松者耶子意其以三茅君幻爲霞市屋樓將
招子於蓬島三神山間不獨爲學魯連者關海上榛莽也閏
六月初十日書於射陽湖之蘆港

火星廟禪堂募緣疏

僧玉山者鄴人也。幼居沛之東鄉相國寺。寺圯于水。去歸鄴。下五六年。復來沛。上子爲結草庵于官河西。許未幾。又圯。水遂移。七山之火星廟。居焉。廟故道家祝釐地。非釋子常住處也。廟無禪堂。僧與里中好修者。謀草創之。因乞子言爲募。子思此僧朴野。無他文采。然居吾鄉三十載。未嘗作欺人語。作暴殄事。吾鄉人頗愛重之。卽予先君暨子。皆時時爲之護法。今老矣。子又以避難從海上歸。世變陵。親知疎薄。雖素稱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火星疏

一

砥礪名節者。率改竽濫吹。獨此僧堅任本質。依依不忍棄。子去。豈彼教之所謂風。因將在是耶。然亦足以媿士君子之鮮終者矣。子故爲之捐貲。經始又爲述相與之有年。以見子之爲此僧護法。非偶然而已也。楞嚴云。性火真空。性空眞火。今以釋子開宗律於火宮之側。其諸遍法界。執鏡之義。歟。不知誰爲得未曾有。而忒如阿難者也。子戲以印之。諸好修者。玉

山諱

道眞

丙戌八月朔日書

觀音閣募緣疏

忝沛城之西北三里許有所謂呂母塚者漢呂太后之母葬地也高可二十丈廣從百丈有餘自漢迄今兩千年水淤沙浸沒忝者不可勝紀而塚故巍然當時外戚陵宮之盛殊可想見土久氣合固吾沛形執藏結處也里人用堪輿家言構佛寺鎮之近又謀造觀音大士閣旣苦無貲又苦無任事者蓋此寺廢久矣鄉里貧乏者莫能任事而能任事者又或別有營築棄此不復顧惜盛者盛之衰者衰之人情大抵然也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觀音疏

一

余思漢初王侯將相半產沛上今墟址故在而蕭條榛莽視前迥絕豈地之廢興不存乎地存乎人耶雞鬪雁堂誰實創始行深功苦必將有起而應之如古給孤輩爲之先後奔走者矣我人其勉之哉

背坐觀音閣募緣疏

滕之西南數十里地名戚城城外有背坐觀音庵俗傳大士
居海南禮大士者咸南面往大士北面受之故結庵者取象
乎此也庵初自神廟中年舊無閣寇亂兵興居民苦盜又
爲官軍所擾遑遑無藏匿處宋君德禮患之倡義捐貲建閣
菴後力未能獨舉也以陳君國紀爲介紹走百里乞言予思
近世鄉里人持戒誦經呪習入戎首者無之非是誰有念小
民無依築善地以存活之者宋君此意殊不與諸人其沒沒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下 背坐疏 一

也又聞宋君每自言吾擁薄產乏胤嗣年垂老矣不蚤作功
德計顧斤斤爲寇虜守奚益耶今天下士大夫居官居鄉營
厚富凌桑梓震熠當時子孫弗臧曾未一傳輒舉而委之他
姓善乎宋君可謂達人矣君子有亂世無亂心生值兵戈抱
室家子女之憂者何限使人人如宋君能倡義捐貲緩急可
恃則至誠所感鬼神通之雖牧豎童子皆可與現大士之身
總海南之教何事乞衣鉢於嵩丘瞻慈雲於雙樹也哉陳君
幼與余同筆研頗質直故不疑其所言而爲之疏

萬佛閣募緣疏

竊惟佛號有萬○其理不殊○如儒者之有列聖○列賢○號亦有萬○其理亦不殊也○往代佞佛帝王○卿相○多不獲令報○前人論之者○詳矣○我明禪林○侈興土木○金碧動損億萬○京師吳越○尤甚○京師主者○大半皆后宮戚畹○中官輩○吳越則士大夫主之○萬曆年間○效尤持咒肅肅焉○如金科玉律○雖聖論不能復奪○及考其屋漏閒居○所爲或有三尺童子○所羞稱而禽獸之所不屑者○百姓婦女市兒賊盜○轉相煽惑○姦藏禍深○未及百年○而天下大亂○遂不忍言矣○豈佛之無知至此乎○夫謂佛無知○崇之何益○謂其有知○崇之而不獲崇之之報○又殊不類○有知者○於是道學家授程朱迂論○正色斥闢弗勝也○予曰○是皆不然○佛與儒同理而不同作用○要之勸善懲惡○其心一也○世人不習其心○而徒習其事○故惻惻至此○豈立教者之過歟○夫習其心○又習其事者○佛之所以別於儒也○習其心○不必習其事者○儒之所以通於佛也○苟徒習其事○而不習其心○則不惟在佛○失其佛之真○而在儒○并失其儒之貌○雖曰取佛閣

而建之○浮圖十仍舍利十升曾何益於世道人心治亂之本
務哉然則萬佛卽無佛可也時崇禎十有七年端午後三日
書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萬佛疏

二



明故待誥贈閩母陳孺人墓誌銘

有明朝議大夫閩蹕礎公之子修齡以其母陳孺人行狀來
向余乞言曰先大夫旣葬矣黃石齋太史旣爲先大夫作墓
誌矣先贈母高孺人繼贈母蔡孺人亦旣附先大夫墓誌納
之壙中矣兩孺人俱無出獨陳孺人實生不孝修齡先大夫
宗祊得一綫不絕者陳之貽也顧自先大夫筮仕之初以及
宦成之後茹荼盡瘁多歷年所曾不得博一命之綸修齡心
竊痛之敢持求一誌爲吾母光修齡死不恨矣余憶昔年客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誌銘

一

陳

淮上雅爲蹕礎公所重而修齡與余又篤兄事之義孺人誌
安所得辭按孺人淮之山陽縣鄉飲賓陳公默齋長女兵部
職方司郎中無學公女弟也默齋布衣好學問喜談詩以勤
儉訓其家孺人習之溫克有威儀內則秩然是時蹕礎公已
成進士繼配蔡孺人屢字弗育公母楊太孺人知陳賢遂命
公委禽焉孺人謹事楊蔡各得其懽普御臧獲慈如已子中
外交稱無間先是蹕礎公之祖之父以大原望族賈淮上策
嚮積貯豐融楊蔡相繼主中饋陳佐之綜理周詳以是公繇

司李舉卓異。歷任民部郡守。晉階朝議。國而忘家。無內顧之虞。孺人力居多也。丁巳九月生。修齡京邸。甫八月。公陟寧前。備兵。值建州告警。公置孺人。修齡於潞河民舍。單騎出關。孺人束裝趨之。速就道。亦可謂明於大義矣。無何。公投劾歸。爲兩尊人奉。晚年蔬水。孺人佐公承歡。盤盂中櫛。晨夕僮僮。無何。丁外艱。孺人又佐公襄大事。哀毀如公。含殮禭賻之物。皆躬自操作。無倦。雖公刑于使。然非賢而勤於禮者。恐未必能無貽懼也。孺人歸公二十餘年。始終一跡。生冢子。攷其應。

白春山人文集

卷下

誌銘

二

得之爵。允宜綸誥。顧以公投劾。故爲當事。特齡久淹林下。孺人遂亦不獲與高蔡同封。長逝之年。修齡纔十有四歲。爾孺人未及見其成也。是亦其遺憾云。

銘曰。猗猗之蘭。植彼華屋。綺繡生雲。嫵然而馥。蚌則有珠。鸞則有翮。明德繩繩。俾爾戩穀。

杞縣馬進士墓誌銘

故淮安司李馬公人表卒於魏郡之明年其長子千秋持公
行實來謁求墓誌子憶公李淮時始終未一識子顧重子特
甚又陰有造於子是子之知己也文生於情斯役也余曷敢
辭遂受簡讀竟歎曰公生平止此乎抑行實有不能盡載者
請以所聞所傳聞者兼附之可乎予所聞公益負不羈之才
不○得○已○而○聊○以○權○術○自○見○者○也○公○河○南○杞○縣○人○生○有○偉○姿○長
九尺父命名曰頤字人表一字頤公詩云頤人其頤顧其名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馬志銘 一

可想見其人矣公幼孤毋宋孺人誓節撫訓性穎敏經史過
目輒上口喜觀大意不斷斷章句也十六歲補邑庠弟子員
崇禎元年試有司冠軍食餼三年宋孺人病革流寇信迫公
泣曰古人所以不踰基不踰月葬其親者正慮變出不測使
死者早安地下也今三喪未舉寇旦夕且來萬一禍生雖悔
何益乎速葬之未幾河決灌大梁杞城潰竄公時已携家北
渡假寓共城矣聞故鄉親友停柩者慘不忍言公泣且笑曰
不孝願今而後可以安死者於地下也且可以見吾父於他

日三喪者公之祖母氏母氏暨仲父云是歲河南鄉試廢明年癸未補科其城公中式明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國變公急携家南渡歷江淮意猶有晉建康宋臨安望也明年乙酉五月留都陷國家大事盡太公無可如何復携家北渡聞中州盜平遂還杞明年丙戌成進士則順治三年矣初授淮安府推官淮爲水陸通郵號難治又漕運添設侍郎駐新城語言嗜好與中革迥異造造借飛語侵掠無辜公度不可力爭則遊戲以結其懽彼重信公弗猜以是多所拯援自紳士民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馬誌銘

二

商鹽課漕艘兵符驛傳以及劉澤清遺孽奸吏舞文諸守令或縮手模稜公悉爲平反大難大疑剗然節解丁亥九月鹽城大盜攻新城侍郎幾不免益退遺有冊籍名姓侍郎欲屠居民上首功公堅持不可因移署新城坐鎮之示淮民無反側意又各處挾讐相詰首公從容訊釋之淮民大安而不利於公者卽用是中公云公雅好文學郡務蝟集猶捐俸創書院召名下士講究六經正文體戊子分較南闈稱得人公善臨諸家書篆隸兼長行楷頗似大蘓詩則孟東野李義山

之儁著述如栢霜苔龕甌香居三十棒愁鑑客講賦課皆取
名剏獲偶游一册古甚似鄙道元水經註椰子厚永州記銘
公又善繪事花卉尤工又善解音歌構小齋植竹畜聲伎其
中顏曰顧誤蓋隱然自命以周郎也此又中公者之一端也
公天資雄爽少所推許獨以不及識予爲恨時沛中有不肖
生以抗節蓄髮攻予者公曰吾儕薙髮原非得已汝不自愧
而反以攻人耶今卽聽汝倘彼薙髮來前吾反坐沙矣事遂
寢此事予初不知夫公當日用不肖者言殺予與否正未可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馬誌銘
料○乃○其○意○則○必○不○欲○殺○予○且○視○天○下○凡○有○如○予○者○公○必○人○人
而○護○持○之○也○李○振○附○朱○梁○而○白○馬○沉○留○夢○炎○入○蒙○古○而○文○山
死○時○異○勢○殊○相○形○則○忌○誰○肯○哭○龔○勝○於○新○室○酌○陶○令○於○元○嘉
耶○噫○難○矣○不○但○此○也○公○之○言○曰○吾○夙○有○微○志○遭○時○不○偶○竟○爾
浮○沉○非○其○好○也○苟○不○先○自○託○於○賢○者○天○下○士○大○夫○其○謂○我○何
王○景○畧○仕○秦○而○義○不○忘○晉○狄○懷○英○臣○周○而○忠○不○負○唐○吾○豈○不
能○但○未○敢○明○以○示○人○耳○彭○城○萬○年○少○避○地○淮○上○幅○巾○衲○衣○以
書○畫○自○娛○市○人○謗○爲○異○服○公○夜○往○私○候○之○謗○者○頓○息○歸○安○前

太史韓求仲子起義兵敗遯淮上爲讐者所訟公救之得釋
公之保全善類大率如此此皆行實之所未載而予得之所
聞所傳聞者後之君子設以身處其地采遺事而悲其心焉
公亦可以瞑目於九原矣公生於明萬曆乙巳年丙申年卒
於大名府經歷署中志畢更爲之銘

銘曰猗彼雍丘原隰昫昫沃田嘉樹誕茲碩人碩人其頎駿
骨能姿多材多藝夭矯離奇天步艱難匪家匪國降志辱
身易彼初服白眼嘲謔簡兮踟躕思鋤稂莠爰植芳蘭狎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馬誌銘

四

圖澄之海鷗號長樂以痴頑蓋其中大有所不得已而又
不可爲俗人言安知北謫之非汨羅而南葬之非生還我
爲之納斯銘於壙中而招魂於三白松之間

三白松公別業也在杞城

東

沛王廣文墓誌銘

王廣文者沛漢臺里人也。祖易齋先生名守道。歲貢。歷仕常
德府學教授。父謙所先生名嘉賓。選貢。仕寧津縣令。兩地皆
祠。名宦。廣文名應禎。字興之。號德符。十八歲補邑博士弟子
員。蓋有明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也。試高等。食餼久之。以歲貢
仕高郵州學訓沛士人。稱王廣文云。先是易齋謙所兩世清
節宦遊。無臆產。廣文輕財。又不善營家人業。性放達。好客喜
飲酒。貧不能給。鬻城中宅。徙居城南之秦村。其丘隴也。日與

沛山人文集

卷下

誌銘

父老農夫坐桑柳濃陰下。命酒狂歌醉輒睡。稍醒則又飲。條
醒條醉。率以爲常。鄰舍災火。廣文拉門人丁生携杯。竿往視
火。正熾。草燭瓦音流。光迸散。廣文大聲叫絕。謂此不愈于燈
市。題火樹銀花耶。主人盛怒。出兒女謾詬之。廣文曰。椰子厚
賀王進士失火。今吾賀汝。亦欲汝異日成進士耳。何詬爲。衆
皆大笑。沛令李公遜庵。月課以酒餽勞諸士。諸士辭以醉。李
公云。凡人真醉必不自知。反酣呼索酒。今不爾。安言醉。廣文
信其語。少刻酣呼云。我不醉。當速酌我。李公云。王君真率不

似諸君飾說。卽命巨觥連酌。廣文苦不能支。衆皆大笑。在高
郵。厭腐儒禮。時時徒步湖干。上酒樓。開牕眺煙雨。淮南漁村
山影一覽入目中。興發則呼客持簫管。蕩舟美渠深處。取荷
葉貯五加皮酒。效古人碧筒飲法。悲歌狂嘯。四渚花香。湖外
但聞笑語響出菰蘆間。竟不知何人也。諸生節費常儀。築謝
卻。有以酒問字者。受之。有刀民訟諸生者。斥逐之。曲爲保全。
士氣大振。緣月課與同官不合。遂賦歸來。歸里後貧日益甚。
親知省候。則就其所携之酒。共醉壺盡而止。或假貸之。則受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誌銘 二

弗謝。未嘗先向人言也。甲申後。絕跡城市。享年八十有八。老
秦村。廣文博古能歌。行喜杜工部。蘇端明集題句。草堂云。詩
宗老杜。文法大蘇。銘曰。鬱彼香城。有蔚其雲。山川之秀。產此
榆粉。曰。鯁曰。負以善釀。聞亭長悲歌。繼之伯倫。流風遺韻。爰
及廣文。筮仕鄭虔之官。沒與陶家爲鄰。吾將遣江州之白衣。
詩乞食之徵君。九原可作夫復何云。

沛文學闈公墓誌銘

今天子十三年八月。余以予告歸里。次沛上門人闈爾梅來

謁。出其先君子景文公行實屬。余爲誌。余讀竟嘆息。因知闈

氏之所以興也。公諱思訥沛邑庠增廣生。文泉先生季子。家

世治毛詩。自國初至今。皆居沛族。故大然時時苦黃河患。遷

徙無常處。弘治年公會祖始居城東。一再傳至文泉先生。族

乃益大。文泉邑諸生勤學博聞。爲遠近師表。性峻潔。不能容

人之過。然事後輒忘。公以是人多化之。詳載在本誌中公生

白查山人文集 卷下 墓誌銘

一

十一歲。祖母朱氏卒。又一歲。母仇氏卒。伯兄思忠仲兄思默

各析爨。先是文泉落落負大志。不問家人產。又善飲。無虛日

值嘉靖乙丑歲。黃河決。豐沛廬舍盡沒水中。土田荒蕪。家遂

貧。移居北莊。公舊居七里。許公生三歲。北莊火。家遂日益貧。

夫家日益貧。文泉淹滯諸生間。又日益老。祖母氏母氏相繼

卒。又日益失所恃。伯兄仲兄各析爨。又日益無所資。公十餘

齡也。爲公者不亦難乎。是後文泉或敎授豐鄉。或嶧之蘭陵。

褚氏公輒與俱。以見子執門弟子禮。兼借主家薪膏。肆力讀

古書。然文泉館金。往往不足。佐酒資。歲一終。則蕭然。四壁立也。又遑遑出飲。友人家。浹旬不返。公或日不再食。文泉亦不問。公天資遲鈍。然甚勤讀書。寒暑弗輟。嘗手拾牛糞。炙日中。使乾。夜以續火。冬月乏綿。尋綿種之。去絮者。置小筐中。投雙足於內。得不寒。又手寫古今文數百卷。每誦一葉。必百餘過。乃熟。然一熟。則終身不忘。嘗自書二語于座右。云百勤能補拙。一懶便成愚。公之立志如此。萬曆癸巳年。督學御史江西饒公涓錄博士弟子員公與焉。明年夏。文泉先生卒。公居喪。

白春山人文集

卷下

墓誌銘

二

一如古禮。服闋娶。

呂氏氏

別有誌。茲後或教授里中。或徐州。

或豐多所造就。癸卯。黃河決沛縣。公復避水。蘭陵褚氏家。以

文泉舊門人爲居。停主人卽以舊門人之子爲門人。是年九

月。長子

爾梅

生。公居蘭陵六七年。其門人游泮食餼者數人。

成進士者一人。浙直巡鹽御史褚德培是也。閩世爲師。褚世

爲門人。於時傳爲美談。甲寅歸沛城。從游者日衆。是時

爾梅

生十二年矣。亦以兒子執門弟子禮。如公昔日侍文泉先生也。公設科務敦彝倫。嚴名教。動止必以禮。善飲酒。飲多至大。

醉不亂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庶幾近之公力學五十年
邑大夫季試學師月課院道各上臺觀風輒居高等遇提學
錄科輒失利僅於己酉科一窺塲屋又不售其數竒如此公
生平多善事如隣人張姓者侵公地反加橫逆公謹避之迨
丈尺井井伊悔罪願輸地內息自贖將至百石公謝不受又
有豪隣好鷹犬者鷹逐雉入人籬爲籬內人所傷豪逼之償
籬內人貧甚賣兒以應公聞而責之事遂解兒得不賣居家
喜賓客每食故舊貧乏者填集且誠諸弟子曰吾幼從貧乏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下

墓誌銘

三

中來安得以故舊之貧乏者爲耻吾知與吾故舊其醉耳晚
年徵山湖水爲害鄰里姻親流離他邦者什之九懼無以應

催科莫敢歸是時爾梅已從恩選貢士舉庚午科公立命之

請諸邑大夫停追逋招使復業瀕湖百姓生還者千餘家公

嘗自言吾厄於科名未遂所志願得豐稔數年使廩有餘穀

輸之有司補國課解一鄉倒懸亦義舉也疾篤將易箆猶以

囑爾梅令成之嗟乎公可謂樂善不倦死而後已者矣公生

於萬曆甲戌年十二月初二日亥時卒於崇禎丙子年二月

二十七日辰時壽六十有三誌成並爲之銘銘曰 彼君子
兮世有明德家學相承其儀不忒景行行止香城之域

明萬曆己未科進士繇翰林院春坊歷陞詹事禮部侍郎東

閣大學士蘄水姚明恭撰

公號崑斗庚午順天主考爾梅庄師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墓誌銘

四

顧孝婦陸氏墓碑

孝婦陸氏者吳江顧云美室人也諱宜字山淑長洲陳墓鎮人氏少顧子六歲壬申年十八歸顧子內則嫻修奉舅姑甚謹辛巳顧母病氏侍藥粥中裙廁踰必躬自浣滌如是者七十日無倦先是顧母病時氏之翁將塋其父母以塋期報氏氏云吾旣嫁女也禮旣嫁先舅姑而後父母今吾姑危甚且父不可知倘吾去塋吾父母歸而不及見吾姑吾何顏作顧氏婦耶竟不果往未幾顧母卒氏裹車畢迺往哭其父母於

白奩山人文集

卷下

墓次君子謂之有禮於是遂以孝婦名焉顧子免喪後卜居虎丘山之塔影園閉門卻掃氏勤撻作佐鹽壘顧子得以肆學古文詞詩歌精大小篆八分銅玉圖章無所不稽核者氏之力也昔德曜偕伯鸞隱吳市漢史稱之陸氏其再見矣丙申冬氏感寒咯血屢痊屢作凡兩年已亥閏三月不起維時顧翁亦病卧郡城內顧子晨夕往來營藥醫道遠不相及一日語氏云大人病亟吾入侍苟緩急不能出毋我恨也婦人不死男子之手卿其勉之徑入城不顧明日家人來述氏垂

危狀。顧子泣曰：吾不能兩全也。書片紙付其長女云：吾在此侍吾父。汝侍汝母，各爲其父母可也。有頃，訃音至。越七日，顧翁亦易篋鳴呼。陸氏以姑之病而不及會，其父母之葬，顧子以父之病而不及視，其妻之死，此皆人所難者，然而爲顧子難。爲陸氏尤難也。賢哉！氏生二女，無子，嘗欲爲顧子置側室。顧子方高尚，懼增家累，一笑而已。然則陸氏之賢，豈非顧子之賢，有所以心折之而使然耶？傳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士大夫固有厲色於鄉曲，朝廷之上而汗顏於牀第之間者。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下

二

六

求如顧子之晦跡，食貧蕭然，長往俾其家室亦甘與之樂飢而沒齒不悔。今天下有幾人哉？吾故欲以表陸氏者，表顧子且使顧子慎思其所終焉，而後可謂之表陸氏也。已。顧子諱

苓

虞山錢牧齋見此作異之，謂顧子曰：古古善罵人，當世無所推許，此作殊不易得也，因以墓志續之云云。

黃石齋爲閩蹕礎墓誌跋

黃石齋太史爲蹕礎公作墓誌述其在寧前時有先見而不獲竟其用頗惋惜之因憶壬申之秋客淮上蹕礎公一再招余飲時孔逆友德叛據登州余問公公曰此癰疥疾耳建氛孔棘朝臣樹黨薦不知兵之書生而授之兵是可憂也余問公嚮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乃勇退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不可託之空言也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擔任乃得勝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

白春山人文集

卷下

跋

一

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効之爲愈也敢云勇退哉余又問今天下固無知兵者倘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之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公之持論如此然則公可謂深於自知不肯辱國者矣李晟審吐蕃敗盟曹瑋察趙元昊必反書生或能以形勢坐測之若使敗盟者必不敢敗盟反者必不敢反此豈書生所能坐測

耶○范○仲○淹○韓○琦○亦○僅○可○用○之○朝○廷○耳○其○在○西○夏○也○韓○喪○師○而○
范○無○功○膽○寒○之○謠○宋○人○自○欺○昔○戊○寅○九○月○遇○石○齋○於○任○城○論○
朋○黨○壬○午○四○月○又○遇○於○金○陵○論○流○寇○大○率○自○用○而○不○肯○服○善○
學○問○未○博○語○多○影○響○倘○任○以○封○疆○未○必○非○楊○鎬○袁○崇○煥○也○因○
敘○次○踏○礎○公○往○論○而○并○及○之○

洎水齋詩跋

丙戌三月有客自金陵過余者述甲申乙酉間事頗悽惻因
及高涇齋張藐山兩先生雅重余盛有所稱引欲以國史委
余余愕然不知其所從來私念高公膠州人張公陽城人距
余居東西各千里地遠位殊無緣通識顧何以得此乎豈延
譽後學不使其人知之古大臣之賢者類然耶微客言余幾
失此兩知己矣故旣序藐山先生詩而並識之

涇齋高公諱弘圖山東膠州人庚戌進士仕至大學士藐

白奩山人文集

卷下

山張公諱慎言山西陽城人庚戌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國

變南遷俱以節終

跋文衡山墨蹟

文衡山書法於本朝諸家最爲合道楊子曰大道猶規矩
準繩此言隸楷行草之必本乎六書也張東海書名甚著自
矜獨造衡山謂其不學陳白陽爲衡山高足工書法縱放蕭
疎遑遑出蹊徑外衡山云白陽吾制舉菟弟子非書畫弟子
也觀此則衡山之意固將有所重者友人張子坤偶持衡山
墨蹟數十葉示余命跋之余不解書安敢跋衡山書然今天
下人好黨同伐異以門戶爭長惟不解者庶幾免此子瞻云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一

文

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子坤之命余跋之也意在斯乎

跋戈靖之畫冊

畫院盛於宋而稱大家者有四皆元時人趙松雪亦元人也
獨不得與豈非以其有意爲工遂不及以自然爲宗者耶雲
間戈靖之善畫董思白陳仲醇諸公雅器重之乙酉暑月予
遇之海上出其畫冊十餘幀示予疎拙簡老筆力在北苑南
宮間與元四大家同鼻祖而變化出之固非有意爲工者所
可摹似也靖之諱寧善醫又善琴予不復論論其畫海氣將
秋蘆天一尋展冊對之如置身滿壁滄洲中矣

候湖廣總督李太保 鐵嶺人 代

伏以星聚東丹箕尾虛三公之座雲高南陸衡湘勒九伐之

銘周禮詰戎之長位次天官漢書執法之丞班聯宰相恭惟

云云奕世元侯典朝良翰寧遠分茅李成鐵券輝煌鐵嶺仰

成開府李如松銀弓照耀銀州閱簪纓枝柯黼黻讀衛國之

陰符李靖師維家舅佩涼公之寶劍李愬遺自先臣年富力強地

華人秀北塞椎牛李牧將士樂為之用南山射虎李廣單于皆避

其鋒荷戟從龍晉階司馬既推轂於澶淵前在大名為三省總督山左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李太保 一

河南安堵復揚旌於鄂渚今在湖廣洞庭雲夢無波軍民錯處當

戰守之咽喉水陸交衝控西南之鎖鑰緣七澤而撻鬼方駐

軍沙子沂五溪而搜蠻洞取路桃源重夔橋櫓輸琛荆口之

關吳越漁鹽待哺巴陵之稻觀其投大遺艱者乃爾非此文

經武緯者不能累愚嶺上巨鴉步之連營响岫峒峯前啟鷹揚

之繡幄八旗虓子五部龍媒鑢刀楛矢貌貅醉鴨綠之烟犀

甲鼉鉦琫珠飾鵝黃之盜農桑如故鷄犬無驚文茵坐處有

前歌後舞之容露布騰來示歸馬放牛之意始而峭峽朝宗

繼則球羅納欵○白雉青獅俱嫺跪拜○頭飛鼻飲悉屬編氓○然
後振旅還戈○策勳告廟錫之秬鬯○賦以彤弓君山漢水永堅
帶礪之盟麟閣雲臺全畫旂常之數寶車騎之麾前徧除都
護郭汾陽之門下僉署儀同豈非所謂開國承家光前裕後
者耶○某久切識韓今將御李仲寶風流泛綠水芙蓉之幕元
規坦率侍清秋嘯詠之樓云云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下

李太白傳

侯湖廣巡撫張大司馬 潘陽人 代

伏以瑞啟綠江天市儲鷹揚之宿祥開朱嶽君山奏虎拜之
臣改漢官之制躋司馬為三公披宋史之文列中丞於二府

內參機務外掌藩戎恭惟 云云 瀋海靈珠營州美璧留侯佐

命 張子房 初封漢室元勳燕國登庸 張說張嘉貞 迭作唐家宰相探

黃帝之陰符遵時豹變鍾白山之間氣翊運龍飛三韓碩士

處風雲際會之鄉八柱名卿開江漢朝宗之府陶士行致力

中原愛惜竹頭木屑杜元凱留心左傳尋常緩帶輕裘霜嚴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大司馬 一

刁斗漁歌入浦銅鞮風怒檣帆烟嘯橫江鐵鎖犀甲浴銀潢

雲夢直吞八九珠鞞鳴錦幕春申饒有三千伐衡山之鼓雷

驚黃鶴樓前投污水之戈浪靜赤蛟潭底碑淚襄陽豈有鳩

人叔子碁譚夏口時聞顧曲周郎李衛公再旬而平蕭銑全

是疑兵岳少保八日而破楊么居然神筭蓋勢處咽喉多有

先朝壁壘而權兼撫勦必資元老經營讀書合變制敵無方

曳柴搖櫓皆苴繚之玄機北馬南舟脩孫吳之勝筭論功行

賞賜券封侯寓止戈之武以培天地 之和餘不殺之威即此 子孫之慶 不勝云云

候陝西學道啟 河間府東光縣人 代

伏以鳳翥丹岑司祿掌金華之册麟銜紫誥戴隍垂玉之

文觀九疇之式序禮樂之興何待百年詠五教之惟寬詩書

之澤匪伊六郡恭惟 云云 天胎 山名在東光縣南十里 桂兔海市 龍

胡蘓亭左雲披董子之帷徒駭河西葩映毛公之館蛟騰靳

水駿駕燕臺以大司馬之股肱為古長安之師表森然武庫

卓爾文宗改成周棫樸之階要在開睢麟趾稽有漢科名之

制兼收文學賢良九嶷三峙九通經博物者拔其尤兩角七

白牽山人文集 卷下 學道啟 一

盤有蚪篆靄紋焉探其祕汧渭產驂驅耻臯歌之弗顧褒斜

生杞梓願倂石之加繩蘭滋上苑春華秋實皆香鶴舞西雝

大呂黃鍾協奏高蹈者不求名蟠水之漁翁可載洽聞者先

識字岐陽之獵鼓宜蒐程伯淳傳經鄆縣門人如坐春風楊

邃庵督學關中榜首無非名士訪殘碣于窟隧橋陵紀白豹

黃龍之跡註名山于崆同疏屬釋廣成貳負之疑將使車麟

駟鐵諧雅頌之笙靴且移太白終南備宮墻之俎豆云云

迎河南學道啟

嘉興人姓王由翰林院外轉

代

伏以麟銜綠字東國披金簡之文鸞駕丹輿南宮錫玉華之

祚章黼黻于彤庭八磚敷地采菁莪于廣野五宿經天文教

聿新士風丕變恭惟云云瑯邪錦冑樵李瓊英鴛鴦湖上雲

飛海市之帆烟雨樓中月燦江花之筆既揚芬于繡浦人稱

出水芙蓉遂振步于金臺衆羨絕塵駉駉瑤池獨醉飮春華

秋實之林香案徐行鳴玉節金和之珮烏巷衣冠昔續紛于

白下青箱圖史今炳耀于嶺南謂宜續太保之王功名晉階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學道啟 一

四相亦且紹司徒之盛王美虛席三台乃從顧問之餘俾以

蒐羅之任載旆揚鑣署六經之武庫拔茅連茹音太司八郡之

文衡潁川汝水素稱節義之鄉緱嶺蕪門多有神仙之館表

箕山之隱士巢許優游賡雪苑之遺音鄒枚倡和前此春秋

作者誰非博物洽聞後來伊洛諸生亦解吟風弄月凡茲兩

河之俊又悉云千載之遭逢畧牝牡而相天機收太行之驥

汗端模楷而持月旦闢司隸之龍門長沙年少邀賞鑑于吳

公叔度名高經品題于苟令蓋敷敘不徒徵文而薦賢所以

爲國桃李不言。皆環橋之春色。蕙蘭有種。待樹畝之佳人。將
使干戈之氣。悉潤色以琮璜。行看鄭衛之音。皆沉涵于雅頌。
功無與比。德莫可倫。基鍛羽寒禽。代庖屬吏。愧魯魚之莫辨。
思正字于天祿石渠。處蓬翟而嚮晨。竊依光于泰山北斗。高
密難逢。行且執經門下。荆州願識。敢云吐氣階前。恭修蠅楮。
遠迓龍光。不勝云云。

白奉山人文集

卷下

學道啟

二

河南河道兵備上任啟 翰林院外轉 代

伏以石閣然藜載籍充蘭臺之匱金隄樹柳宣防築瓠子之
宮移八磚之素影圖史香生席九曲之安瀾河渠書奏恭惟
云云 春花琳瑯冬官黼黻翔集上林想佩玉鳴珂之度沉酣
東壁搜木天柱史之藏備九重之顧問凡諸子百家之學靡
所不闕韜三事之修能俾亮工熙載之儔於焉獨步迺文采
風流方熠燿于中書而綜核明達須陶鎔于外憲往者河決
中州十年罹懷襄之禍幸而功成昨歲四瀆勤疏導之銘民
自奉山人文集 上在啟
其歸矣念江海之蜚鴻帝曰欽哉更綢繆于未雨遂使博物
宏辭之彥出爲隨山刊木之臣銀瓜鹵簿知錦駟之來自薇
垣繡豸威儀羨瑤旌之稅于良嶽黃花浪靜徐觀八月之濤
綠竹園深預作九河之槌乘權乘橈象山川而制器宜鉞宜
斧兼蓄洩以儲材必使朝宗滄海勿貽郡縣之憂因而轉餉
神京不負朝廷之任締陌桑麻奠洪荒于沃野畫舡簫鼓歌
燕喜于中流經濟匡時文章報國 某 枯泥涸鮒胥并沉蛙久
迷鯨浪誰爲渡筏之人初衙龍門非有同舟之望特以賦田

高下粵稽古貢于塗山兼之溝洫源流敢乞成書于漢史謹
借郵筒恭陳束帛閣上絳塵久著山公之介田間芹曝聊將
野士之誠觀大火之初流遙沾玉露託寒蟬之細響仰達金
曼不勝云云

答劉氏求婚啓

代孟八

伏以昔月迎陽。周典博求陰之義。應鍾歌簇。春官調合氣之
音。六禮云嘉。百年伊始。恭惟親家云云。赤帝銀潢。白村玉葉。
攷獻徵文。吞吐河間。東海探玄。稽古蒐漁。江左西京。丹澤濯
七襄之組。綵綵火鼠霜蠶。紺宮滋九。吮之葩。湛湛琪英。瑤蕊
夜閣有藜燈。原是詩書之爛。劉向春山。無鴉鳥應。慚孝友之
虛。劉翫。琢鰲鱗以作棟。補天之石。色成雲衣。璵甲以揮絃。擲
地之金聲。入賦漪波。洪注錦翻。高搏德星。輝楨上將。再古荀

白春山人文集

卷下

氏之龍。奇數配河東。且先翥薛門之鳳。崛起羣張。欣孟陽之
有弟。聯翻衆賈。歎偉節之難兄。伯仲壘壘。鄉邦黼黻。翁螢窺
聳。聳駘負鹽車。憶鄢陵榆社。會爲傾蓋之交。迨辛卯槐闈。竟
讓着鞭之路。盟言勿斃。古道攸敦。在親家不忘杵臼。甘垂松
栢。以就女蘿。在不肖自愧雲泥。真比蒹葭之依瓊樹。職載地
卿。媒氏掌萬民之判。繩操月叟。水人諧兩姓之懽。蜀山鳴而
銅鐘答響。觀氣類之網。氳蕤律協。而鐵羽驚飛。悟倡隨之節
候。令嗣藍田。美璧碧落。靈珠坦腹於烏衣。巷裏蘊藉。無倫報

婚於玉鏡臺前。風流自賞。但小女孩提失恃。中饋希傳。權相
保姆。實維迺父迺兄。粗授閨箴。聊託諸姑。諸姊。香奩弗備。陋
質增媿。矧先人布荆。是訓不喜聽。柳絮之吟。而弱息蘋藻未
遵。何暇及椒花之頌。適聞納采。誰與結褵。思劉峻通經之雅。
羨華胥之名賢。笑孟光舉案之能。同寒家之醜女。蓋新婦乏
容。誠有似德如之妹。倘終身克敬。安知非冀缺之寶。所願桓
鬯齋明。琴徽靜好。池感游魚。知房中之樂。奏階齊舞鶴。見壺
內之儀。嫺卜吉。而朱鸞照。色坤元。含五宿之章。令終則黃雀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答

酬環震索接三公之武不勝云

云

題萬年少書冊

萬年少書法從天分中得來。造造於道。秀處作新姿。體氣高妍。款行勻潔。譬美人初起。着輕素單襦。縠紋踈映。肌澤晶然。余嘗推爲本朝第一。吳門顧云美集其往來小帖數十幅。爲一冊。皆行書也。嗟乎。萬子捐館舍十年矣。萬子捐館舍之年。卽余畫明夷之年也。萬子捐館舍。萬子一生事。蓋棺定矣。余畫明夷而不獲。蓋棺余一生事。將安所底止乎。嗟乎。六書輟講。八法失傳。讀籀史之殘碑。猜疑石鼓。發蘭亭之真本。惋惜白奪山人文集卷下

夔陵古瑟音稀。高山絃碎。釵脚鉤銀。鳳閣之青。龜已敝。刀鉞切。玉鶴銘之綠字難蒐。對此遺箋。潛焉出涕。嗟乎。萬子江北彭城人也。銅章粉畫多。藝多材繡。虎雕龍不衫不履。可謂極才人之致。掇名士之長者。亾國以來。逃禪自廢。聽老鸚音。耻過劉瓛之墓。燒燼薰草。微聞龔勝之香。信陵謝客。甘心醇酒。婦人尚子入山。瞑目男婚女嫁。嗟乎。支公長逝。箕神理之猶綿。張緒永辭。嘆風流之頓盡。顧白日之將沉。廣陵散於今絕矣。慨黃墟之非故。山陽笛不覺。悽然嗟乎。吉光片羽。織成塔

影園中安石碎金。鎔在虎丘山下。往矣伊人。慟哉吾友。

題大癡畫

黃子久畫法本之董北苑。而道險過之。不似而似。乃其所獨造也。本朝沈石田最爲入室。近世董思白酷臨北苑。而骨薄姿纖。似而不似。優孟衣冠矣。子久恥仕胡元。隱虞山。常閉關兀坐。不輕事筆墨。至海潮悲漲。風雨凄寒。雲幻雪晴。花飛禽轉。則携琴酒坐。劍峰拂水間。先布紙石上。適有所會。閉目搽觚。追烟景而疾圖之。然後瞠目直視。務使畫意與現前生動。白奪山人文集卷下

者。氤氳含吐。始加之皴染。否則碎去。可謂林壑移情。天工錯繡者矣。推爲大家不虛也。此幅落落處。殊有平遠疎微之致。大雪大師從敗壁漏泥中。鑑別之不啻立本。遇僧繇真跡。布裱眠賞。數日不能去也。

題李龍眠畫冊

李龍眠作 貢圖十幅各以其本國之人物土產衣冠分別
刻畫之顧盼廻翔顴髭飛動如與其人相目而欲語者至其
翠纓殺文韉鞞蹄鬣又如臆竇細塵髻髻射就視之絲絲
見血痕笑齒也然其珍飾貝裝與 服不類大約皆真臘佛
齊暹羅以南諸種落蓋有宋方域北少南多龍眠當時躬逢
其盛故摹繪精工傳神肖質遂使海外百蠻皆盤躡歌呼於
金碧墨粉之間洵絕藝也丈雪大師得之豈所謂慧徹恒沙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漢現之餘溢爲 現者耶師笑云居士不聞乎應以 貢圖
身得度者卽現 貢圖身而爲說法不必問入貢者何人作
圖者又何人賞圖者又何人也余善其能喝而爲之題

題雪樵蜀中歲莫行吟圖

雪樵入蜀中時未歲莫也。未歲莫而作歲莫行吟圖。何居曰：雪樵蓋自有其歲莫而不欲言其所謂歲莫。故託之聲律以見其意。又懼人之不見其意也。故託之圖以狀之。猶曰：此其形似云耳。天下山川奇險。莫如蜀。鳥獸草木。惟異。莫如蜀。以歲莫者。常之岌岌乎。三閭悲湘。芷開府。哀江南矣。故予爲之讚之曰：空螺高唱。原無舌醉。鱗橫行不見。螯初閱之。悵悵爾。如是如是。萬里孤僧。寒不剃。千山落木響。無家再則髡。髡爾。白奪山人文集 卷下

如是如是。黃河顧祖。瀚星海。黑帝生兒。拜木公。終則黯黯爾。如是如是。噫嘻。斯可以觀世。

雪樵卽楊游龍諱思聖由學士左遷四川布政使

僞官入沛城紀事

國家無防禦使官蓋唐名而流寇竊焉者也徐淮則武愨爲之先是予居鄉聞京師失守不信謂京師完固安有一攻輒陷之理况南北撫鎮諸臣何無一發喪馳檄徵兵赴難者此必賊計詐言煽惑耳遲至四月十五日總河部院黃希憲乘輕舟南下沛諸生張景厚往見力止之又上書責之弗聽又遲至二十九日而愨至至則縣官學官率鄉紳士子郊迎如司道禮拜詔改元儼然一易姓受命者或謂愨甫至卽先問自奔山人文集

卷下

沛城紀

一

予是宜往謁不則急宜行遁慮且加害嗟嗟天下豈有正人君子而謁賊者哉河南羣盜充斥遁將安往倘去後貽宗族親知之患蹈張儉故轍心竊耻之計此時賊雖設官猶未設兵莫若以大義感動之苟其悔罪未必不爲我用不然則及其兵寡而亟誅之以一死報國夫復何恨遂於五月初六日自微山貽愨以書愨得書大慟以是不卽加害然亦竟不能悔罪也奪縣官印信貯篋中謁先師廟諸生進講賞紙頗以爲榮收錄員役以百計設官練兵防黃河觀風試諸生

聽訟決獄奸人乘釁視聽所怨仇者誣以巨富大猾立陷之
士紳慄慄莫能保須臾然兵無後繼故亦未敢大肆暴陵也
五月十二日出巡豐縣十八日復歸沛城忽傳官軍已大破
賊賊西走慄恐於二十一日聲言巡蕭陽南行近徐州被擒
是夜沛令逃蓋二十四日事此偽官人沛城本末也據慄自
言非出得已及其發號諭衆一則曰聖主再則曰今上又盛
誇新朝大兵旦夕至以張其威此豈不得已者之所爲乎慄
陝西涇陽人癸未進士方賊陷京師獨不當守義死 國難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下

沛城紀

二

耶不死 國難而死於僞官均死也相去固已遠矣甚矣慄
之愚也愚以爲慄不足惜也自 廟堂以及邊郡受 先帝
殊恩異寵踰慄百倍者不可勝數死 國難者幾人乎平日
負盛名以文章氣節爲海內重且身登大位儀刑百揆臨時
肩膝迎賊奉表勸進若惟恐有先之者抑不思賊陷京師在
三月十九日十九日之前所事者爲誰耶豈其生而卽爲賊
臣皆出於十九日之後舉十九日之前者而忘之耶甚矣諸
仕於賊者之愚也忽必烈見宋降臣問曰爾等降何容易夫

降者自謂有德於敵而受降者顧反薄之則名節之重人有
同心也嗚呼誰謂 無人不如中國哉

印本山人文集

卷六

節義總事

三



示二子作詩之法

古聖人之教二三子也。莫先於學詩矣。學詩莫先於稽古稽古莫先於三百篇。西京以還皆變體非古體也。顧其中有六義焉。有四聲焉。太史公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此雖作史之法乎。作詩之法實不出于此。要之心知其意爲難耳。心知其意。斯六義可融而爲三。不知其意。四聲且漏而爲二。均之於三百篇。茫然也。二子曰。何以謂六義融而爲三也。曰。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也。風多比興。而白奔山人文集卷下賦少雅頌賦多。而比興少。其間參差錯落。連類生情。觸興而來。興盡而止。是賦比興三者原散見於風雅頌之中。而興尤靈通於賦比之外。孔子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興去音而箋注作平音誤矣。是之謂不知其意者也。二子又問何以謂四聲漏而爲二也。曰。平上去入四聲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若混以上去入三仄爲一仄聲。則一平一仄僅兩聲耳。且平聲內兼有上聲之平。去聲之平。互換莫測。而全以入聲轉渡而合發之。沈約云。上有浮音。斯下有切響。蓋以言四聲之合拍。

也。苟宜上聲而用去，則失之闌緩；而鏗鏘無力，宜用去聲而用上，則失之拗捩。而咽喉不潤，金石罔諧。宮商相奪，何以格鬼神？享宗廟，覘德政，媿嘉賓乎？汝輩能急取所爲詩，稿對六義，四聲而嚴攷之，諷詠既久，必將有鼓舞移情，躊躇滿志者。然後可與入風雅之林也。余昔有句云：山中常缺酒，海內絕無詩。正謂心知其意者少耳。今與汝輩論，益覺前句之非放言也。

此文專論律詩

